

■直击真相

于细微处看教养

■王珍

悠婉流转的筝声从著名的古筝老师韩建勇手指间流淌出来,叫醒了左邻右舍的耳朵。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来到小区的小广场,加入到邻居自发的中秋赏月闲聊会中。不少邻居旨在零距离一睹这位闻名已久的青年古筝家的真人秀。

虽然没有正式的演出舞台,观众也没有剧院里那种井然的秩序,但在各种谈笑风生和孩子们的追逐嬉闹中,韩建勇用心专情地弹拨着,一弦一柱、一丝不苟。

一旁,是杭州市余杭区和美化艺术发展中心创办人沈永亮,一位来自茶乡闽南的美术老师,客串茶道表演。他拿出家里的功夫茶茶具和各种好茶,温杯、洗茶、奉茶、添

水,热情地招呼邻居喝茶,到位的茶道礼仪,一招一式都不敷衍。除了和平日一样,他那剪标志性的温馨微笑依然在,在煮水泡茶、论茶间,又平添了几分热情的主人好客的味道。

韩建勇的古筝,沈永亮的茶道,加上活动的发起组织者新月疑似专业的主持,让邻里间一次平常的聚会,在随意中糅合了许多的正式和雅致。

月光如水。筝音如水。此时此刻,邻居们亦和睦融洽,柔情似水。茶香、桂花香中,大家把盏话情谊,空气清新如水,风清气澈如水。

我素来钦佩有爱有才又热心公益的新月,她长年在线上线下主持各种邻里间的互动活动,倡导环保节俭、友善互助的生活理念,尤其是把“春天里的故事”“动画片小电

影放映”等亲子互助搞出了特色。

一次,我听到新月声情并茂地把五星红旗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。心想,能够如此有机自然地把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,植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田里,这绝对是一种功夫和学问。

难怪妈妈要问我:“这个女伢儿是幼儿园的老师吗?”我告诉妈妈,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位大学老师,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妈妈说新月真能干,有本事把孩子管理得服服帖帖。其实,服帖她的又何止是孩子?因为,善美像光明,是一种带动和引导,是人心所向。

每一次活动结束后,新月一定会提醒在场的人们,把桌椅、器具归置好,把场上的垃圾清理掉。新月就是这样一

位做事情善始善终的人。所以,小区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她,就像喜欢天上的新月一样。

那天,我看着沈永亮干净利索地撤掉了泡茶台、煮茶壶,清走了茶具、茶叶渣,滴水不漏,干干净净。韩建勇则顾不得把古筝、筝架、琴凳、音响等搬回家,而是从家里拿来扫帚和簸箕,默默地清扫地面。这位貌似带些孤傲的艺术家,那一刻平易、亲和得像一位勤快的清洁工。新月更是全家总动员,把瓜子壳、烟蒂、果皮、饮料瓶等垃圾归拢成堆,把桌椅收起归位。

人走茶凉时分,有公益、热心的新月、沈永亮、韩建勇他们在继续收拾残局。秋凉的夜,顿时,有了几分暖意。

沈永亮、新月都是二宝的父母,韩建勇在节假日是教学

任务最繁重时,他们都够忙、够累,但即使是在身心俱疲的时候,他们却还能想着,不留下一地鸡毛不管,不给别人添麻烦。这种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处处为人着想的善良,就是我们时常在心心念念寻求的教养啊!

教养无关身份,无关贫富,也无关文化、才艺,而是渗透在平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体现于举手投足之间。教养是真正溶入血液里的修为,是雕刻在骨子里的高雅,是铸造在生命中的造詣。有教养的人,都是自觉自律的人,一举一动都有温度,让人如沐春风。

其实,教养这东西,不用刻意去礼仪学校进修学习,它们就在平常的日子里,在身旁的人群中,用心去发现、体会,并心甘情愿去感染,就可以近朱者赤。



汽笛声是童年儿歌的节奏
排着队做着开火车的游戏
多少人的梦想就是铁路的尽头
沿着这蜿蜒的铁轨
人生的轨迹不断在延伸
伸向远方,伸向未来

二〇二〇,金秋九月
绿巨人从高高的江浙之巔呼啸而来
我追风的速度拉近了时空的距离
我纵横的长卷
铺在瓯江,钱塘江、洞宫山
和巍巍的仙霞岭上

我是浙江绿谷高高矗立的丰碑
告诉你什么是铮铮的风骨和脊梁
我是革命老区负重前进的引擎
告诉你什么是几代人的信念和执着
我是崇山峻岭里那清脆的汽笛
告诉你什么是奔向长三角的欣喜

这是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机遇
我们紧紧抓住
这是“两山”理念引领创新发展中的新动能
我们步步推进
这更是跨山统筹、问海借力的“黄金走廊”
我们昂首阔步——永不停步

■微型小说

这必须得罚款

■余瀛

“你们这一群人,都快把安全帽给戴上!”

工地上的安全负责人饶兴,边说边掏出每天的巡查记录本,他现在正对没戴安全帽的民工作一一的登记。

木工组包工头一把拉住了饶兴的衣角说:“大热天的,戴上这厚重的安全帽,误事又碍工,现在任务重,进度跟不上,能不能不戴这个哟?”

工头又俯首帖耳向安全员道:“您和我都是从幸福村出来的,这眼一闭就过去了。”安全员却严肃地嚷道:“有多少个没戴安全帽,我就记多少个,初犯20元一个!”

“妈呀,20元一个!龟儿子,你他妈的屁眼真黑呢!”工头

脸上瞬间露出了少有的猪肝色。

“听着,大家马上放下手里的活,到对面去把安全帽给戴上。慢了,进度跟不上,就怪不得咱们了!”工头怒目圆睁,板着脸向民工们吩咐着。

十来个民工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儿,满脸不情愿地走向了对面。他们取了安全帽,往脑袋上戴。安全员渐渐地,背影远去了。

工头手一边指着远去的背影,一边狠狠地嘟囔着骂道:“这个饶老么,他的规定就像石头上钉钉子——硬对硬呢!”大家随声附和道。

突然,一块半砖头从天上坠落下来,10多名工人连同这木工组的工头都“啊”地叫了起来。砖头的着地点,正是这10多人的木工现场。好险!

■闲情逸致

家里的鲜石斛

■春和

一年秋天,我先生从山区带回两株铁皮石斛。石斛根茎粗壮,叶片鲜活,枝头的花蕾含苞待放。我赶紧腾出陶盆,装进山泥,在阳台上给它们安了家。那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梦见石斛枝繁叶茂,蓬勃生长。

秋季,乍暖还寒。种上石斛后,我每天多了桩事——查天气预报。若天晴,上班前就把石斛搬进室内,避免阳光直射;晚上又转到阳台,让它吸露水。若是阴雨天,把石斛移到阳台里边,免得被雨打风吹。

我常在石斛旁驻足,细察它的长势。我急切地渴望石斛快快生长。可三五天过去,石斛越来越没精神。粗壮的根茎逐渐干瘦,原本水灵的花蕾耷拉着,整个植株病恹恹的。半月过去,石斛枯成干条趴在土上,留我独自沮丧。

偶然的机 会,我去某单位接洽事宜。刚踏进办公室,窗前一盆石斛跃入眼帘:遒劲的茎,紫绿的叶,在阳光里昂然挺立。像我先生刚带回时的模样。

我问:“你的石斛很精神,怎么养的?”对方说:“朋友送的,扔在那儿,不去管它。”

我费尽心力、精心伺候,石斛弃我而去;人家正眼不瞧它一眼,他却欢快生长。我的生活那么灰暗吗?连植物都生无可恋。

先生见我 为石斛闷闷不乐,说我庸人自扰,活得不够通透。

后来,先生陆陆续续又带回铁皮石斛,不是植株,是石斛茎,直接可入药、煲汤、泡茶。按他的话说,免得我劳心费神、自寻烦恼。

石斛茎用起来简单省事,洗净、切段,放进容器,泡或煮

着,喝汤后,吃下软糯的茎。整个过程由洗、煮、吃三个步骤组成,仿佛我日常生活的三部曲。

斗转星移。某天醒来,忽然发现一束光、一抹绿透过窗户,洒在床前。我的生活从此明亮许多,眼光接触处不时闪现红花绿草、蓝天白云,周遭事物生机勃勃,同沐浴在阳光里一样。

也是在秋天,遇到画家老石,他送了我一把石斛茎。绿茵茵的,粗壮挺直,在静静的秋阳里显得俏丽动人。我掂了掂石斛茎,心底竟涌起沧海桑田之感。

我把石斛茎放进冷藏柜,待闲暇时煲汤喝。大约过了个把月,老石发来张图片,他说鲜石斛水培成活了。强劲的根须,怯怯的嫩枝,水培石斛魔幻般出现在我眼前。我惊讶不已:原来石斛这么容易成活。

我赶紧翻出几个漂亮瓶子以及冷藏柜里的石斛茎,准备大干一场。旁边在专注刷屏的先生赶紧摆摆手说:“慢慢来,请教专家后再种。万物有灵性,你要化精力弄懂它的脾性,才能种活。”他接着说:“上次带回来的石斛其实是长在树枝上的,根底附着苔藓,既通风又湿润。你把它种在土山里,我早料到不会成活,可那时我们没精力也没条件去料理它。”

第二天,我们在市农科所了解到,石斛属于兰科石斛属的一种植物,得种在水苔或兰花介质中。后来得知,老石在培植石斛时,水中放了苔藓类营养物质。

从农科所回来,我把10根石斛茎插在兰花介质中,不再特意关注,顺其自然生长。如今,石斛已冒出嫩芽,长势不错呢。

■难忘记忆

缙云土布

■林椿

现在的年轻人极少会穿用土布做成的衣服了。满大街的姑娘小伙,一个个光鲜亮丽,衣着整洁。

土布衣服耐磨耐脏,真是令人羡慕。我所要说的土布,是上世纪流传在广大农村的家织布,是用土纺机纺成线,再用土织机织成的粗棉布。穿土布衣服的,大部分是农民,也有部分城镇居民,我就是这部分城镇居民之一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。那时,百废待兴,物资紧缺,大量商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。城镇居民每季度初都会拿到一沓票证,

囊括生活的各个方面:有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肉票、鱼票、烟票、酒票、肥皂票、盐票、火柴票等等,大人小孩做衣服 的布,自然需要票才能购买。但每人每年就那几尺布,做了上衣便做不成裤子,做成裤子便缺了上衣,难倒巧妇。更何况十几岁的男孩,正是会玩时节,上房爬树、跑跳摔跤,一套普通棉布衣服,很快就会穿破。

于是,家庭主妇们开动脑筋,在上衣的肘部、裤子的屁股、膝盖等易磨损部位,衬上厚厚的旧布,用缝纫机密密地织成一圆形或长方形的补丁圈,相当结实耐用,并且也不难看。另一部分家庭主妇,则把眼光投向农村土布,他们弄来土布后,按城市的款式裁剪成衣,于是在市区的街道,也能不时地看到穿着土布衣服的孩子。

缙云是我老家,属浙江丘陵地带,并非产棉区,勤劳的农民只能在房前屋后、边角地头种上点棉花,

收割后先纺成线,然后一梭子一梭子织成土布。整匹染色,一般是深蓝色或是黑色。可以说土布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产品。

土布衣服耐磨耐脏,可做外衣长裤,也可做短袄背心。

但是土布毕竟太厚且粗糙,天冷尚可,天热嫌厚,外穿尚可,内穿磨得皮肤不舒服。还有一缺陷是质地松软,穿在身软塌塌地没点“刚骨”,因此太胖太瘦的人穿着都不好看,它把身材的缺点都暴露无遗。

土布的出身来历是如此普通平常,与机器织的“洋棉布”或“的确良”相比,它甚而显得有些低贱,它只配作为劳动服而存在,陪伴主人上山下田,挑担插秧。从这个角度看,土布衣服显得更有用、更实际,而“洋棉布”“的确良”被穿在主人身上的时间,却是屈指可数的了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,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经历过物资极为匮乏的岁月。对当时的农民农村,对他们的生活,使用过的物件,都有一定的了解。我知道柴火灶,知道怎样去井台挑水,知道石磨;亲眼看姑姑们织布,做衣服,参加过夏季的“双抢”劳动,经历过割稻、打稻、晒稻的全过程;夏天的夜晚,与爷爷挤在破蚊帐里,又热又闷,蚊虫叮咬,辗转反侧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个中学,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下面是一条土布裤子,脚上小圆口黑布鞋……这一幕真实地发生过,因为那就是我。

■百姓故事

失足青少年的“临时家长”

■陈慈林

2007年7月,我被杭州铁路检察院特聘为“合适成年人”。这名词有点拗口,说白了,就是铁路公检法在办理列车、车站作案的未成年人案件时,其父母无法及时到来,为保护他们的权益,聘请“合适”的成年人担任其“临时家长”。

应聘后不久,某天接到检察官小陈的电话:“已把小吉(化名)基本案情发到你邮箱,请查收。”小吉家住H省山区,父母都是农民。他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。前些天他坐火车从老家到上海找活干,深夜时分,他趁邻座女旅客上厕所,偷了她放在座位上的一部手机,失主发现手机被盗后报警。小吉在警察未到期,到厕所卸下手机电板,又把手机藏

匿在卫生纸筒里……

警察很快找到被藏匿的手机,并调查周边旅客,小吉悔恨交加,主动交代了盗窃手机的过程。手机估价3089元,小吉已构成盗窃罪,被警方刑事拘留,并向检察院提请逮捕。这一天,离他17周岁生日还有40多天。

小吉千里之外的父母无法赶来,为了保护未成年嫌疑人的合法权益,检察院通知我担任“临时家长”,与他们一起到看守所提审。

阅毕案卷,我心情沉重: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,一念之差就可能毁掉一生,作为“临时家长”,我该如何做?

提审前,我与两位检察官先作交流:小吉无前科、是初犯;属于一时起意,并非预谋盗窃;手机已发还失主,犯罪

后果轻微;认罪悔罪态度较好。恳请检察官从教育挽救未成年入出发,尽可能免于刑事处罚。

检察官铁骨柔肠,一致同意提审小吉进一步了解案情后,再讨论治疗方案。

小吉被带进审讯室,1.8米的个头,看起来已像成年人,但脸上满是稚气和迷惘。小吉对我有戒心,对犯罪性质也认识不足:偷的手机已还失主,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?

望着他稚气的脸,我说:“孩子,你真不应该伸手,2000元以上已构成犯罪。你父母务农,辛辛苦苦把你养大,你却为一部手机就可能毁了自己的一生。怎么对得起你寄托无限期望的父母、把你教育成人的师长?怎么对得起

以你为荣的亲戚朋友?孩子,

作家柳青说过: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,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。”

小吉低下头,眼里涌出了热泪。我继续说:“你因为喜欢别人手机就偷拿了,别人失去心爱的东西会不会难过?”“虽然你未满18周岁,但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拿你不会不懂,拿了别人的东西要承担后果,你也不会不懂。喜欢的东西要通过自己劳动去获得,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一定会付出代价。为一部手机付出可能影响你一生的代价值得吗?”我眼眶湿润、声音也渐渐升高,因为我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!

小吉用颤抖的声音说:“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会一辈子汲取这次教训。”随后他如实回答了检察官的讯问。



■情景交融

乡村夏夜交响曲

■朱敏江

在收割机还没有完全入侵的年代,每到农忙时节,稻田中人头攒动,总会看到一片忙碌的景象:挥动镰刀割稻的,甩稻把打稻的,捆扎稻秆的……

由于父亲白天在镇里的农机厂上班,而稻桶等物件庞大且笨重,母亲和我们几个无法背到田里,因此我家的农忙要稍晚些到来。当别人家的稻子一排一排倒下,又变成竖起的一个个稻草把子时,我家的稻田往往出奇地安静。

但是一到晚上,我家的稻田便会迎来另一番景象。刚吃完晚饭,父亲就背起稻桶招呼我们割稻去,母亲挑起箩筐,我们兄妹几个捎上镰刀,分别背上竹簟、稻梯紧紧跟在后边。此时,白天的暑气已经随着夜晚的来临慢慢消退了,丝丝的晚风带来了阵阵的凉意,月亮也伴随着我们的脚步,慢慢升上来了。

“嚓嚓嚓”,那是镰刀飞舞接触稻秆发出的声音。镰刀顺着稻秆根部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,一簇带着沉甸甸的稻子的稻秆,便干脆利落地应声离开了泥土的怀抱。几个弧线划过,稻秆也由一簇一簇凑成了一把一把,进入我们的手中,随后又互相交错叠成了一堆一堆,整齐地码放于稻田间,码出了迷人的喜悦图形。

“咚咚咚”,在稻堆越叠越多之时,父亲便停下飞舞的镰刀,将竹席竖插在稻桶边缘,留一个打稻的口子,再将稻梯放在桶中。然后,他双手抓起一大把稻秆,高高举过头顶,将带着稻子的部分狠狠地甩在稻梯上。“嘭”的一声,稻谷就像调皮的精灵,欢快地四处跳跃,直到碰到竹席之后,才又乖乖地钻进稻桶。

“嚓嚓嚓”,在母亲的带领下,我们几个站成一排,弯腰挥动镰刀有节奏地向前割稻。稻秆一大片一大片不断应声倒下,码成一堆一堆,然后又进入父亲手中,甩打之后剩下稻秆躺在稻桶两边。

月亮越升越高,清凉的月光从半空里倾泻下来,洒在金黄的稻田里,皎洁的白和饱满的黄交

融,在眼前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丰收画面。不知何时,青蛙出来了,它们鼓胀着肚皮,发出“呱呱”的蛙鸣。田中一些不知名的虫儿,也唱起小曲为青蛙伴奏。河边的柳树上,传来了知了的叫声,也许是听到嘹亮的蛙鸣后不甘示弱,发出悦耳的鸣叫,要与青蛙一较高下吧!

月夜之下,“嚓嚓”的割稻声,“嘭嘭”的打稻声,此起彼伏的蛙鸣声,以及知了的欢唱声,它们组成了一曲优美的乡村夜晚交响曲。

一夜过后,再看我家的这些稻田,就只剩下了一个个稻株头摆出的独特图案,仿佛在讲述着昨晚那紧张而又欢快的收割场面。待到第二夜,我们再转战另一垄稻田,连续奋战几个夜晚,属于我家的稻子便都晒到了竹簟席上。

家搬进城后,这样的交响曲我便极少有机会欣赏到了,但那月夜下独特的画面,时常浮现在眼前;那美妙动听的声音,时常萦绕在耳畔。在我心中,乡村夏天的夜晚是迷人的,夏夜收割的声音更是美妙的。